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永淇

欽定四庫全書

文憲集卷二十二

明 宋濂 撰

墓誌銘

凡十
三章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
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
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

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
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
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
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
仍其舊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皇靈之游被
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于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
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濂為銘以侈上之贈濂
辱與公游不敢讓之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

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沈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于用起應府公之辟為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公至幕府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于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猶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

上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
戎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
降公審察民情而莫綏之厯言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
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
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
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

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
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
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
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
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
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
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
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

馬宣差扶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
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
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
夫修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
兵公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
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
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
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

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
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任其軍庚子夏六月
偽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
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
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
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
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

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
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
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
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
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
猾胥藩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
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畧嶮
縣禦諸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

采凜然偽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其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敗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未幾猫獠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猫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

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
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三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
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
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某年四月
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
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
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
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

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間更
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
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侍
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
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
一人濂為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
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
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

政府厯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詈賊而死為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雲合嚮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

莫淞河之東婺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
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
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
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柝夜囂孰為頑
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疴
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
經乃史金華建藩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疫在躬科繇
匪度均之平之問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

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宣期妖豎相挺為變大詈不屈
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
情盡傷親御翰墨摘文祭之龍光赫施受才孔多竟不
盡施清風宰木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
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為典簿其為人也
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

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屬濂以索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為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獬犬突出軍中衆愕眙持弓不敢發

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譴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十七時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畧紬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

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牀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汙扶其起卧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寘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寘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羹喜為之握筯食

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攜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貿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鉅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

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啟爭端蹤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邇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畀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

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
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肩
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
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藉府
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
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
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
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

入國朝蔚為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
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
紙為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
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
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
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部累請封于朝未報卒
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
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

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
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吳縣
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

一天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闕曾孫男二人闕女一

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
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嗚呼孝者
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
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

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
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
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
唯欲其親之安刲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菱未華時
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
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蒼秋九月母
有渴疾思生李食之蒼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
彈丸人以為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尚

傳於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
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
懿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子兮呻吟稽顙
于庭籲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
懌求菱大澤悲啼欲喑豈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
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况
其立心一歸忠厚惟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

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
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
君墓誌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
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舉鄉闈弗獲
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
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

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

左驗府君陽令中柝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
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為神朱甲與湯乙仇自刺而
誣湯為盜妻實之官捕湯燬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
冤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
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集衆攘已貲府君得其
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
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為厲所困自刎死郡
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羣起而逐

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
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
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
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
和尼齊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
為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偽漢兵圍城踰三月府
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擁
不得前城陷偽漢竒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

金府君被報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邀匿富谷
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善
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
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
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
方議征進府君轉輸軍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
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佐郊祀儀注洪武
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

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
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荊峽二州田額均
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
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上皆
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
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
城范七縣秋七月起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
司副使薦剡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為

尤多癸丑春三月召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
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
州里稱為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
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童耆齡存女八已亡其
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幼
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遊山居南游金蘭五藁
藏于家初府君既沒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叅
軍鼎狀其羣行徵予為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

之未及為而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蹶
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畀之府君權厝京師南
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岵
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
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
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
廢茲義序而銘之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知
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虎蔚炳煥文何彰耶剗亮燭姦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
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松摧栢焚孰知其為棟
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
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

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
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

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薩木丹巴勒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俵俵不知所從君召父老

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
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
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為隊
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
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
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搆害君皆先
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
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為江東宣尉元

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偽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鵬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戊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絛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

知遇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
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弃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
偽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
君與郡將皆從颺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
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城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
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
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輿櫬銜璧
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

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偽吳張士誠據浙西淮安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

其城魏公命戍鞏昌元將庫庫特穆爾屢引兵來戰君
輒搥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
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
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
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
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大明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
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
使去尋聞被害上悼之錫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

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雞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氣貌修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翮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跼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

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
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
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爆狀君之行引蕃來拜于庭請
為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
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為前鋒幕
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後孤軍深入不能制
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邪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
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

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
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
師旅以障州里真龍天飛大明赫熙仗劍來依帝曰嗟
汝爾鎮欽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
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閭敵
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
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皇寵有

輝少牢祭之餼食崇祠寰宇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
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
兮來宅

元贈武畧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滎陽
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堯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
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豔有金頭公銀頭

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葬占地百餘畝亦曰宰相林
則當時簪笏蟬聯朱紫赫艷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
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
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貲雄于時曾祖某通
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
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
授無為州學正母胡氏府君幼不好弄疑然如老成人
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陷於

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
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
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
為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隣有鬪者諭以訟終凶
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
之自奉甚儉一豆二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
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
將辟起之不聽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

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
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
其故習亶亶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
出佳山水間獻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
某日終于家以其年月日葬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
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
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勲武騎尉爵榮
陽縣男劉氏贈榮陽縣君入我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

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
侍經親王陞燕府叅軍轉長史予時忝職禁林兼青宮
贊善日與復游復凝重醇慤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
予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揚哲之狀求銘府君墓
哲序事精贍且煥然有奇氣於是粗加櫟括而繫之以
銘銘曰

水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遠
有世序邦人豔之繇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

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
為發聞于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泣其職縻身下列
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令子既顯褒贈攸宜九
泉冥冥蔚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
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唐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
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含

光尉邦基生卹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卹
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
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
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
以續承家學為事雞初號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
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
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
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

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于鄉立饒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慶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

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裨傳曰類
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
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
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
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
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闕於世教雖工無益也
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懇而端嚴
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欬輒肅容而立

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惟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夭其室周氏方少子束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束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巽懦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挺為亂先生椎牛釃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懼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孑遺獨先

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
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
判官王黻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
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
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
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
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
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

行次禱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選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毬場山且勒文懸絳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

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
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
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
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
益騫兮嚆噲道腴涉幽玄兮袞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
角立分戶庭兮探蹟索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朗日星兮
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薜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毫

乃文兮牖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倚
俞盧起瘡沈兮祕其正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
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宮
氣鬱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
丁巳卒於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葬于同義鄉下澤山之
原素服而臨葬者千有餘人皆洒涕而去益府君忠厚

君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折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集衆興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為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雞犬不得寧府君白於縣

覈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疇之中痒痾
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
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
之說汲汲以濟人為務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菽相貸而
不錄其息沒則給槨槨殮之逋錢久不能庾則焚其券
府君猶以為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
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
羞服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

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為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昏姻貨產者下府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義一鄉府君實與鈎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為一善事喜動

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大明律寘几案間諄諄為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為非閒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顛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為則必揲蓍玩占所言凶吉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為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栖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助何璉皆先卒今惟朱某存子男子三演溢淳子女子三諸宗陳亨吳童其婿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

誠至隆孫女四皆在室府君既葬之六月演請同縣宗
潤集其行為書一通介學子童徽來謁文古者族則有
師閭則有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
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
者至於役國事相葬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
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鄉
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
其所矣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盪其腦者抑何遠哉

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
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
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沈者自嚴
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嚴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
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

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崧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
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
與羣兒戲于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
驚奔府君急持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
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
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
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
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

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媿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簦躡屨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寘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辨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

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辨滾滾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為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

化為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爾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于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為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璠其婿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為女擇配予兒璠始九歲操

觚作蠅頭細字謄予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
府君當有疾時璲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
執璲辟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
與子相見願為求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
訃聞予亦為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
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為鄉梧桐葦葦空高岡緬
懷德輝人可忘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
文以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
為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
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圖其不朽
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
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
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

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闢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

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
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
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于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
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也濂雖不文
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
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
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以
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霄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

枯薪及藝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泳
齋洪公某洌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
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
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
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
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寢貧或憐
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
心於聖賢之祕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

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
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
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
五曰應祥曰應焱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
大布寬衣金碎玉撞塤鳴篳協使人望之苦麻之意消
至是先生又能續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
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為變殺戮至雞犬耄倪皆竄
匿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貨財任

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憐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君族姍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八日卒于家未歿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藁艾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

戊戌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
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溝峯之下娶徐李二氏男
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邵誼
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
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
尚幼濂聞君之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
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
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

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
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
厥口耳奪英撫華以經為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實用
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
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
膏油莫續挾冊于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
之飫之如啖甘肥内存于心外著于目明命有赫吾敢

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
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惇我民彞
天不憖遺孰不涕洟玄堂沈沈妥厥靈爽尚畀後人胡
福是享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城
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珍亦從烏傷來卒業余
家抵彥珍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至是始及見之歡如

平生彥珍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閒雅
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公聞教諸暨
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珍知之騎驢躡余後越五月
即還彥珍自是家居余且讀未見之書於浦陽僊華山
往與還皆經彥珍門彥珍聞余來雖夜至一鼓亦必秉
燭起迎醺酒澆我款語不能休余因就寢席彥珍則卧
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興及別送予五里外訕侮譁笑
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珍年方

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曠闊而疏畧不事窘
束又何跖弛奇才也已而走燕都用太師德王之薦授
澧州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
道里既遠風土嗜好迥然殊彥珍在官多悒悒不樂歎
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至束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
綬而歸不問賓朋有無無日不霑醉醉輒大笑世間事
類不足以污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束濕髮
彥珍益不自憊賴大放於酒晨興未盥漱即以壺觴自

隨白眼望天痛飲達暮唯恐壺口之竭也家事且日落
彥珍視貲財愈不自愛惜或勸何不少為子孫謀彥珍
曰吾遭時孔艱托麴蘖以為昏冥之逃耳君以不念子
孫為責不亦大惑歟又何曠達之良士也乙巳春予自
左史乞骸骨還山中特扶短筇過彥珍彥珍首不暇冠
急趨前執予手曰君來歸耶且留連四三日勿遽舍我
去指所乘青驢曰將宰以啖君池中有大鯉魚長可三
尺取以為侑君雖不飲視吾引滿亦必為之暢然予不

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蒼頭詢其姓名大聲呼
曰汝第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其為誰耶予亟出迎
彥珍已據牀危坐問予曰予渴甚汝何處可得美醕時
方嚴酤禁予不敢荅彥珍攬予髻曰子誠俗士耶會日
莫不得已止宿雞第一號即馳去自時厥後聞彥珍為
酒所蝕形貌尪瘠其未幾竟死焉臨歿精神耿耿不亂
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計至予不覺失聲慟會
朝廷纂修元史起予為總裁官倉忙就道不及執紼以

視彥珍之葬輒往酹柩前追思生平之驩而話言厯厯
在耳形容則不可復覩矣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
彥珍諱士寶彥珍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
冀祖紹翁父如浚妣王氏彥珍幼孝于親母夫人抱疾
嘗封股以進累數月目不夜瞑長從名師友游發為聲
詩皆清雅可傳誦家素饒於財姻友或至寒餼肥馬輕
裘與之無吝色娶同邑金氏宋知雷州士龍之曾孫女
也內政修舉無愧于婦道子男子四銳鉞鍾鐸鉞鍾先

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棫孫男二淙漸某年月日
生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
某山之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銘曰

嗚呼彥珍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珍醉
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彼溺於聲利心勦形瘵而
無一隙之適者方吾彥珍又何如耶嗚呼彥珍孰謂非
曠達之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源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

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麟左宣教郎父德星母季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覈故所積鹽得羨

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
歸而調嶧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瑩珠君曰珠入土
必壞汝先瑩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偽為券書
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
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于令
尹發公藏易粟勸巨室啟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夏
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
水至相毆繫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

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堙以為田民病
嘆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為會稽縣吏紹興路聞
君能辟為掾山陰堞壞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
役多田家斷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
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
其貨故緩之不為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
投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必
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

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饑民為亂事覺欲悉捕
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
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
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剪髮為信叔
其仇家既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為亂
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
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
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

中書省以君為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
泉還道發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間道之會稽遇剪髮
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
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時告其子
皆善言聞君卒者為之歎息君為吏至老毫毛無所私
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為
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
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即升

今為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
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即煦由太學生為吳王府
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
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
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
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
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
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發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

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殖醢親執筆獻酬歌古
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
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
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
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
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無不俵俵日索之終不可致
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
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

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

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
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
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
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
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
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

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末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

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瀕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

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巴延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

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
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
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
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
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
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
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

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
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
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簞時吸而出之
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
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
貧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
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

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
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
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
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蘂合
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
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
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歿時諸子唯喬年在
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

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
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闕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
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
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
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
後五年其高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
同王為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
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

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
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
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
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
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
渾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
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
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

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渾合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薈去莠與良春實成白粲兮詔使

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
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
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
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燦如虹苟施琢刻
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墮
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我冠勝垂纓臨流
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
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

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
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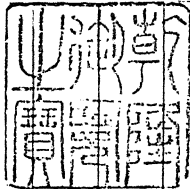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卧不能興召其甥
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溘先朝露無所憾第母氏
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悻悻然類持杵舂繫之者聞汝弟
孝孺受經于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
為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

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因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
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年進士淦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
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歿惟姑存秋髮亦續紛
矣當科繇之興黔首藉是以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
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雞號就枕由
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
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
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

乘其孤嫠凌之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
耶當恤我軫我之不暇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誓
直于官以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
其門弗墜姑年八十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
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奠哭
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
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室歲時出生堂上
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為壽雍穆之氣

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
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
相謂曰是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
復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
企次可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
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予聞夫者婦之天
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
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

鴻雁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
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文憲集卷二十二